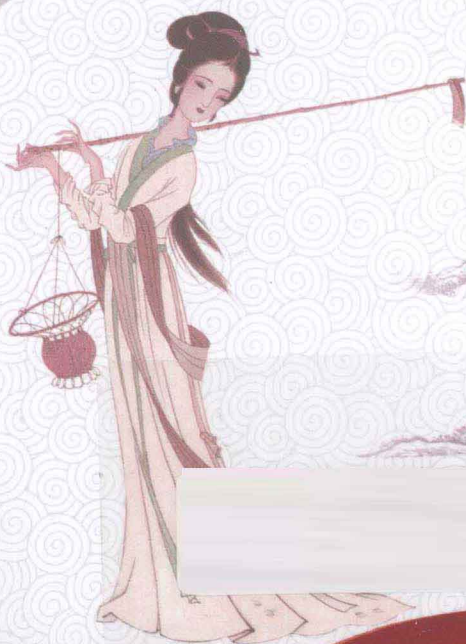


《红楼梦》

王庆云 著

中国文学传统

与《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中国海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H06ZD02）研究成果
中国海洋大学“985工程”海洋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经费资助

《红楼梦》 与中国文学传统

王庆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与中国文学传统 / 王庆云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068-3495-7

I. ①红… II. ①王…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0368号

《红楼梦》与中国文学传统

王庆云 著

责任编辑 刘 路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中尚图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总编室) (010) 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25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495-7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引论：永远的《红楼梦》	(1)
-------------------	-----

第一章 百年论争：中国“红学”的五次浪潮	(7)
----------------------------	-----

一、“红学”研究的第一次浪潮：“索隐”浪潮	(8)
二、“红学”研究的第二次浪潮：“考证”浪潮	(13)
三、“红学”研究的第三次浪潮：“现实主义红学”浪潮	(18)
四、“红学”研究的第四次浪潮：“著作权论争”浪潮	(25)
五、“红学”研究的第五次浪潮：“多元化红学”浪潮	(27)
六、红学是什么：几点余论	(31)

第二章 未解之谜：《红楼梦》的“作者”与“本事”	(33)
--------------------------------	------

一、作者之谜：红楼梦作者问题论争探源	(33)
1. 胡适“曹雪芹作”说的依据何在	(33)
2. 胡适“曹雪芹作”说依然存在的质疑	(37)
二、主人公之谜：贾宝玉形象探源	(44)
1. 贾宝玉形象并非“曹雪芹的自述传”	(44)
2. 《红楼梦》的“悲凉之雾”与佛教思想	(47)
3. 敦煌唐五代写本《悉达太子修道因缘》与贾宝玉形象	(51)
4. 《佛本行集经》悉达太子成道“本事”与《红楼梦》	(59)

三、书名之谜：唐诗与《红楼梦》的几个书名	(64)
1. 关于书名《红楼梦》	(65)
2. 关于书名《石头记》	(69)
3. 关于书名《金陵十二钗》	(71)
四、意象之谜：《红楼梦》与李商隐	(74)
五、拆字之谜：“一从二令三人木”众解平议	(82)
1. “一从二令三人木”的28种破解	(82)
2. “二百年之谜”并非是“谜”	(91)
六、本事之谜：“红楼一任说，我说是东皋” ——《红楼梦》“大观园”本事新说	(93)
1. “京华何处大观园”？	(93)
2. “红楼一任说，我说是东皋”	(96)
 第三章 渊源有自：《红楼梦》对文学传统的承继	(101)
一、中国古代小说悠久灿烂的发展历史	(101)
二、仙道渊薮：古代文学中的“蓬莱”母题	(108)
三、诗的国度：以唐代情爱诗为例	(118)
1. 唐代情爱诗兴盛的原因及其作者情况	(119)
2. 唐代情爱诗的题材内容	(122)
3. 唐代情爱诗艺术上的显著特色	(126)
四、中国古代文学的“克隆”传统	(127)
1. “克隆”与“元故事”	(129)
2. “克隆”的“主脑”“骨骼”和“部位”	(130)
3. “克隆”现象的机理	(133)
 第四章 评点红学：中国小说评点的传统与复归	(137)
一、“脂砚斋”的评点与《红楼梦》“作意”的解读	(137)

二、中国小说评点中的“发愤作书”说	(139)
三、中国小说评点的传统及其形式	(147)
1. 中国小说批评的评点传统	(147)
2. 中国小说评点的类型	(149)
四、书尚评点：中国小说评点的功能	(153)
1. “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	(153)
2. 评点者的感情灌注与对读者的阅读引领	(158)
3. 中国小说评点的“现实主义”功能	(160)
五、王蒙评点《红楼梦》与中国小说评点传统的复归	(165)
1. 王蒙评点《红楼梦》	(167)
2. 王蒙对小说评点传统形式的继承和创新	(168)
3. 王蒙对小说评点传统内容的继承和创新	(174)
4. 王蒙评点突出的个性化语言	(198)
5. 王蒙评点《红楼梦》的文学批评史意义	(200)
六、小说评点形式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复兴	(201)
1. 当代重评古典名著中传统评点样式的“复活”	(201)
2. 小说评点在当代小说作品中的实验与复兴	(203)
 附 录 《红楼梦》的外传与翻译	
——基于《红楼梦》两个英文译本的比较	(206)
 参考文献	(213)
 后 记	(217)

引论：永远的《红楼梦》

中国的一部《红楼梦》及研究《红楼梦》的“红学”，是中国文化二百五十年来的一道景观。从清朝乾隆年间《红楼梦》小说的出现，“红学”就随之诞生了。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

一部小说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由对一部小说的研究而在中国形成一门延绵几个世纪的专门之学，且影响极为广泛，这是唯一的。

诚然，《红楼梦》是小说，不是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著作，这谁都知道。对小说的研究，就应该用研究小说的理论。但小说又不是凭空产生的，小说反映的是社会生活。所以对小说的研究，又不仅仅是研究小说本身就可以的，除了小说学、文艺学的研究之外，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视角的研究也是需要的，这也谁都懂得。别的小说，在《红楼梦》之前，重要的有《三国》《水浒》《西游》《金瓶》《聊斋》等，但这些小说都没有《红楼梦》这么复杂。《三国》是历史演义，其主要内容是“七分实三分虚”；《水浒》《西游》也都是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演义，而其主要内容是“三分实七分虚”；且这三部小说的内容又都是在长期的民间传说、讲唱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为人们所熟知；《金瓶》则传播不广，一直是被列入禁毁小说之首的“淫秽”“恶毒”之书^①，且内容着实被大多数读者视为不堪；至于《聊斋》，则被视为“笔记”，作者

^① 见安平秋、章培恒主编：《中国历代禁书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作家出版社，1958；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增订本；《清代禁毁书目（补遗） 清代禁书知见录》，商务印书馆，1957；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5；雷梦辰编著：《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等。

是蒲松龄，都知道是一介书生，且此书为谈鬼说妖之书，尽管多有影射和讽刺，但并无对人所关注的上层人事的具体所指。对所有这些小说的研究，也都离不开评点鉴赏、考证本事、作者“追查”、背景分析、影响评价等。但是，没有任何一部小说像《红楼梦》这样，人们对它有如下若干个不知道，若干个谜团：

第一，不知道作者。在《红楼梦》的“楔子”中，作者故意把自己隐瞒了，但又不是绝口不提，而是欲说又止，云里雾里。这就愈发增添了“作者”的神秘感，让读者不得不予理会，不得不去“猜谜”。

第二，不知道写的是哪朝哪代。按照中国古代人的理解，小说是讲“故事”的，而这“故事”都是基于历史依据的，总要交代这是哪朝哪代的事情（即使是神魔故事、天方夜谭，也要有“时代背景”），这是人们阅读小说的普遍心理预期。但《红楼梦》不但不予交代，反而故意明说将哪朝哪代打乱，这就使读者不得不予理会，不得不去“猜谜”。

第三，不知道写的什么“事”（这里的“事”是“真事”）。在中国人的传统“小说”观念里，小说绝不是“闲书”，小说不是凭空杜撰的，总要有根据。而《红楼梦》写的故事，似乎就和“真事”一样。那么这“真事”的“根据”或“原本”是什么，作者却故意说得云里雾里，让读者感到似有却无，似无却有；尤其是作者故意将书中人物的姓名叫做“甄士隐”之类，故意交代这是“将真事隐去”。那么“真事”是什么？这就使读者不得不予理会，不得不去“猜谜”。

第四，不知道喻指的是什么“主题”，即“作意”是什么。既然“小说绝不是闲书”，不是写着玩玩的，作者一定有什么用意，即“作意”。而作者却故意隐瞒了作者，隐瞒了故事的朝代，隐瞒了故事的“真实依据”，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对此，鲁迅有言：“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① 作者写

^① 鲁迅：《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19页。

这部书，其“真实”的“作意”到底是个什么呢？这就使读者不得不予理会，不得不去“猜谜”。

第五，不知道完整的文本是什么样子的。从今人的角度来看，人们最先读到的是一百二十回全本，但这全本依据书中的交代，原来只保存下来前八十回，后四十回是从街头货郎小担上零零碎碎搜集凑补，最后由高鹗连缀修订完成的。对此，人们自然怀疑这后四十回是不是原书作者创作的，基本文字是不是作者原来的，至少基本情节是不是作者原来的，这些都对认识《红楼梦》整体至关重要。所以这也使读者不得不予理会，不得不去“猜谜”。

第六，不知道“脂砚斋”是谁。后来果真《红楼梦》的原八十回本“浮出水面”，书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面回回有“脂砚斋”的评点，而且从这个“脂砚斋”的评点来看，“脂砚斋”是最早读到原书、最早评点原书、对作者和原书似乎都“非常熟悉”甚至是“与作者相关的重要人物”，乃至是作者的某一位亲人。可是这个“脂砚斋”是谁，“脂砚斋”自己同样没有明说。这又使读者不得不予理会，不得不去“猜谜”。

第七，不知道各个文本之间是什么关系。《红楼梦》早期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的，后来又出现了不少抄本，有些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一次次的未定稿稿本，有些是在流传过程中的抄本，但这些抄本多是八十回本，且多以《石头记》为书名；后来的全本《红楼梦》也有几种不同的版本。这些文本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作者的几次修改，其修改的文本顺序，修改的原因，修改之后对全书的故事、人物、情节等都有哪些影响，这些都使读者不得不予理会，不得不去“猜谜”。

第八，不知道这书的写法何以如此出奇。构思奇妙，布局非凡，结构繁复，非一般小说可比。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写法。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话说，就是“自《红楼梦》一出，传统的写法都打破了”^①。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代的人情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① 这部小说何以写得如此，都有哪些高妙之法，哪些值得赞赏、品味，高在哪里、妙在何处，这些都使读者不得不予理会，不得不去“猜谜”。

第九，不知道故事的结局、人物的命运到底原本如何、应该如何。《红楼梦》几乎满篇皆是谶语，各个主要人物都有谶语，都让人似看透而看不透，令人梦绕魂牵。故事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结局是一个出家，一个死去。贾府的“四春”，字面是“元迎探惜”，而元妃虽才选凤藻宫，却到了“那不得见人的去处”，结局是闷死在深宫；迎春误嫁“中山狼”，到头来被折磨至死；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婚姻大事却是远嫁他乡，“掩面泣涕”；惜春“勘破三春景不长”，结果是出家为尼，“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元迎探惜”的人物命运实为“原应叹惜”。史湘云似也有与贾宝玉成婚的可能，但其谶语又是“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李纨守寡守道，其谶语却是“枉与他人作笑谈”；妙玉带发修行，到头来却“欲洁何曾洁”，“终陷淖泥中”。大观园里的丫头女奴，如“心比天高，身居下贱”的晴雯，极为可爱，宝玉对她也极好，而她却被逐出大观园，抱恨夭亡；司棋被剥夺了婚姻自由，撞墙自尽——如此，一个个鲜活可爱的人物，其命运都很悲惨。从谶语看，《红楼梦》不但会写出“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女儿国”的悲剧，而且通过天上的太虚幻境和尘世的荣宁两府，通过《好了歌》、“护官符”和《红楼梦十二支曲》提示着贾宝玉所经历的重重悲剧，写出书中一切人物、全部故事的结局，都会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正如鲁迅所说，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②。这些人物的命运、故事的结局，在一

①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三联书店，1958；《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代的人情小说》，《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百二十回全本中有些是如此，有些似乎又不是，在后四十回中似乎写得有些“回光返照”，有些“家道中兴”。这是不是都符合作者的原本、至少是原意？原本、原意到底是怎样的？这些都使读者不得不予理会，不得不去“猜谜”。

第十，不知道到底如何“结局”才能满足读者心理。《红楼梦》强烈的感染力，使读者深深为之叹服，为之悲伤，人们为之深深入迷，又感到这样不够理想，太伤感，如何是好？正好这书是“断臂维纳斯”，是个“残缺的美”，书的后四十回不一定是作者的原稿，而“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林黛玉’”，于是续书者们纷纷各显神通。为了满足普遍的审美愉悦心理和读后希冀，便出现了“莫衷一是”的众多《红楼梦》续书，给出了“莫衷一是”的众多的“结局”。如《后红楼梦》《红楼后梦》《原本红楼梦》《红楼复梦》《续红楼梦》《补红楼梦》《红楼梦补》《红楼真梦》《红楼幻梦》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续《红》之作或说《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不符合作者原意，或说即使如此也结局太悲太惨，太不好，因而纷纷为之改写，大多会安排人物故事的“大团圆结局”，为的是“有大团圆之趣”^①。为了“大团圆结局”，众多续《红》之作甚至不惜用“梦”“幻”的方式，“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②，让原书中那些个不幸的悲剧人物一一转换命运，就像清花月痴人所说的那样：“凡读《红楼梦》者莫不为宝、黛二人咨嗟，甚甚至于饮泣。盖怜黛玉割情而夭，宝玉抱情而遁也。余尝究心是书。……易其梦而使世人破涕为欢，开颜作笑。幻作宝玉贵，黛玉华，晴雯生，妙玉存，湘莲回，三姐复，鸳鸯尚在，袭人未去，诸般乐事，畅快人心，使读者解颐喷饭，无少唏嘘。”^③这满足了读者普遍的阅读审美心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人的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的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说出来。所以凡是

① 李渔：《闲情偶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③ 花月痴人：《红楼幻梦·序》，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欺骗。”^① 这是中国文化普遍的审美心理需求所致。但这些“结局”到底如何？哪个最好？哪个最应该是“本来的样子”？自然还是个“不知道”，因而又使得各种品评迭起。

如此等等，这么多个“不知道”，几乎是全部的看不透，让人不得不“猜谜”，这才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对《红楼梦》感兴趣。《红楼梦》早期以抄本的形式在北京市面上流传后，使士人受到极大震动，以至于晚清京师流传的竹枝词有“开卷不读《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说法。

如此，就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研究一部小说的学问，这就是研究《红楼梦》的“红学”。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第一章

百年论争：中国“红学”的五次浪潮

“红学”的诞生，是与《红楼梦》的诞生同步的。也就是说，《红楼梦》一出现，“红学”就诞生了。最早的“红学”，就是18世纪中叶清乾隆年间，随着《红楼梦》全书基本成型之后，在数次“披阅增删”过程中，不同稿本、抄本的“脂砚斋”们的“点评”（人们一般从1754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算起^①），和传阅过程中一些人的记载、考索和述评。

“红学”从诞生到现在，已经有大约250年了。通观这250年的“红学”历程，“红学”史的研究著作已经很多，我们可以从陈维昭《红学通史》^②的基本篇章框架中有个大致而又较为详细的了解。该书将1754年至2003年这250年间中国大陆及境外《红楼梦》研究通史分为四编，第一编为1754年—1901年；第二编为1902年—1949年；第三编为1949年—1978年；第四编为1978年—2003年。

应该说，这部著作具有全球“红学”的宏观视野，史料较为全面宏富，对红学史的把握较为全面，一书在手，可以概览整个“红学”，不愧为“通史”。但这样的面面俱到，又导致难以高屋建瓴地凸显出250年间“红学”研究在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主潮”及其特点。也有人以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为依据，将“红学”的发展大体分为“早期红学”“旧红学”“新红学”和“当代红学”四个阶段。这样做的好处是比较照顾了

^① “红学的诞生起码可以从1754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算起，其评点即最早的红学。”见陈维昭：《红学通史》（上下册）“绪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② 陈维昭：《红学通史》（上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红学”的历史状况和当时“新派”的自我标榜，但又有概念不够客观、对历史时间过于概括因而不容易体现出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等缺憾。鉴于事实上“红学”研究在250年间并不是每年都红红火火持续不断的，而是一个浪潮一个浪潮地“间歇式”出现的，我们可以将这250年中的最近百年的红学史分成五个大的高潮时期。我们可以套用“浪潮”这个词儿，称之为“五次浪潮”。

一、“红学”研究的第一次浪潮：“索隐”浪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

“红学的诞生起码可以从1754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算起，其评点即最早的红学。《红楼梦》一开始在曹雪芹的亲友之间传阅，传阅者把读后的感想写成诗歌流传了下来，这是一种‘诗评’形式的红学。自脂砚斋开始，《红楼梦》故事与清代历史本事的关系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这一类研究后来被称为索隐红学。”^①这样认定，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大体上来说是可信的。但这一时期《红楼梦》传阅、评点、评论的圈子还比较小，言其“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只是相对的，因为在《红楼梦》刻本流行之前，其“普遍”的范围还仅仅限于抄本传阅的圈子，不会太普遍。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红学”的滥觞期或起步期，还不能算得上浪潮期。浪潮期出现的标志，是规模较大、声势较大、影响较大。

“红学”真正热起来，是进入18世纪90年代“程本”刊刻之后，《红楼梦》的阅读、品评，可以说是普遍起来了。清郝懿行（1757—1825）《晒书堂笔录》之《谈谐》云：“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有一本《红楼梦》。”^②至清光绪间，即19世纪下半叶，“红学”一词也已出现，红学也已兴盛起来了。当时一些酷爱《红楼梦》的文人士大夫，把研

① 陈维昭：《红学通史》（上下册）“绪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② 引见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中华书局，1963，第355页。

读、评说《红楼梦》者称为“红学”。李放《八旗画录》后编卷中引《绘境轩读画记》：“所著《红楼梦》小说，称古今评话第一。”下注云：“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白相矜为‘红学’云。”近人徐珂在20世纪初编辑的《清稗类钞》，辑录晚清人的笔记说：“《红楼梦》一书，风行久矣，士大夫有习之者，称为‘红学’。而嘉道两朝，则以讲求经学为风尚。朱子美尝讪笑之。……一日，有友过访，语之曰：‘君何不治经？’朱曰：‘余亦攻经学，第与世人所治之经不同耳。’友大诧。朱曰：‘予之经学，所少于人者，一画三曲也。’友瞠目。朱曰：‘红学’耳。”可见嘉道间“红学”之名词儿已有，但似是因笑谈而一用耳，尚未如光绪朝那样“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白相矜为‘红学’云”之“红学”已形成“浪潮”，可知。“可以说，至光绪朝，关于《红楼梦》的研讨，已成‘显学’”^①，是。由此可见，真正的“红学”之热、之普遍，是印刷术使《红楼梦》的流行成为可能的结果。

这一时期的“红学”浪潮，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红楼梦》的阅读与品评以清末北京为中心，“家有其书”“风行久矣”，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市民性。关于晚清京师《竹枝词》“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之类说法的流行年代，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论为同光年代，^②实际上当比同光年代早。嘉庆二十二年刊本得與《京都竹枝词》“时尚门”有：“做阔全凭鸦片烟，何妨作鬼且神仙。开谈不说《红楼梦》（原注：此书脍炙人口），读尽诗书是枉然。”^③其他又见杨懋建《京尘杂录》卷四《梦华琐簿》引《京师竹枝词》曰：“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④还有同治年间梦痴学人《梦痴说梦》也引《京师竹枝词》云：“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正糊涂。”^⑤这么

① 陈维昭：《红学通史》（上下册）“绪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②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第4页。

③ 引见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中华书局，1963，第354页。

④ 引见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中华书局，1963，第364页。

⑤ 引见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63，第219页。

多记载，反映出当年的京师“红学”之热的程度。^①

二是上述“士大夫有习之者，称为‘红学’”，“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白相矜为‘红学’云”之“红学”的兴盛。推测、考证、评论，形诸文字，主要是“京朝士大夫”群体。乾隆末年后开始流行全国。^② 京师乾嘉年间较著名的，有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裕瑞的《枣窗闲笔》、二知道人的《红楼梦说梦》等。由于如前所及，中国传统对待小说的观念和态度，因此人们看《红楼梦》是有所真实根据的，认为《红楼梦》是写真事的，只是作者把真事隐去了，进而要将真事考索出来。当时的“红学”从“主流”上来看，主要是品评、“索隐”两大主潮。“红学”发展到今天，一直贯穿着这两大主潮。

这一时期的品评，主要是对《红楼梦》进行的评点，对小说人物、故事、场景情节的赞咏等。从现在人们的基本认定来看，《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既是《红楼梦》的早期抄本，也是“评点红学”的最初源头。评点者似乎除了与作者关系密切的“脂砚斋”外，还有“畸笏叟”“梅溪”“棠材”“立松轩”“松斋”等，可统称之为“脂评派”，或“脂评群体”。“脂评派”或“脂评群体”之后，又出现了一批品评家，如王希廉、姚燮、张新之、诸联、涂瀛等，吟咏、分析、赞赏很多，用现在的话说，算得上是“艺术分析”“美学评价”之类，其中也不乏史实钩沉。

这一时期的“索隐”，主要是把《红楼梦》作为一部政治小说来看，在这一基本认知前提下，考索“隐”去的“历史真实”。

这一时期“索隐”的言论著述，今见主要是清末的一些。这些言论著述虽也有专论，但更多的则散见于一些文人笔记。^③ 其代表作如光绪十三

① 参见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也见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周汝昌等：《四海红楼》（上），作家出版社，2006；等。

② 据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京版《红楼梦》乾隆八旬盛典后“流行江浙”。引见赵冈：《程高刻本〈红楼梦〉之刊行及流传情形》，台湾《大陆杂志》，第38卷第8期；收入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③ 清代相关笔记大多已收入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中华书局，1963。

年刊本《梦痴说梦》谓“《红楼梦》演南北一家、满汉一理之气”^①，还有约成书于光绪末年的孙渠甫的《石头记微言》、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等。尤其是孙渠甫的《石头记微言》，可谓这一时期索隐派的代表之一。孙渠甫论曰：“《石头记》一书，影书也！”“此书实是有面，有底，有底中底之三层，不可不辨！”“书面为谈情之书，书底为伤谗哀怨之书。”他认为贾宝玉之有“宝天王”“宝皇帝”的称呼大有深意，还有“真真国女子”“小骚达子”等也同样如此。他说：“在书面言，上，宝玉谓宝玉之人，下，宝玉谓口中所啣之玉。在底中底言，则上下混同为一，即指石头，即指舆地，即言钗、黛所争之天下也！在书底言，上，宝玉为宝玉，是天子，下，宝玉即宝玉，传国之玺。”认为钗、黛之争即是争天下。^② 这样的说法，对后世索隐影响很大。

“索隐派红学”以对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用语进行于清朝宫廷政治的人事索“隐”为宗旨，实际上就是借揭示作者的“作意”以挖掘、曝光、指摘宫廷秘史。尤其是戊戌变法时期，改革派人物基本上都把《红楼梦》认定为“政治小说”，于是“索隐”更是大行其道。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邓狂言等。对《红楼梦》故事所“隐”的“真事”，主要有三说：陈康祺和徐时栋的纳兰性德（容若）家事说；王梦阮和沈瓶庵合著《红楼梦索隐》主张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蔡元培所作《石头记索隐》的康熙朝政治状态说。其中蔡元培可视作这一时期“索隐派”的代表。蔡氏认为，《石头记》作者持民族主义，是写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书中本事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书中人物皆有寄托，如宝玉是皇太子胤初，黛玉是朱彝尊，宝钗是高江村，王熙凤影射余国柱，史湘云影射陈维崧，十二金钗都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名士，都是男的，等等。蔡氏在该书第六版自序中说，要知其寄托的人物，要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这从一般理论而言

① 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63，第226页。

② 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63，第265—268页。